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779
16 July 1974

CHINESE

第一七七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星期二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

(秘 鲁)

出席: 澳大利亚

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

奥地利

扬科维奇先生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帕希凯维奇先生

中 国

庄焰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拉萨尔先生

法 国

德吉兰戈先生

印度尼西亚

安瓦尔·萨尼先生

伊拉克

谢赫利先生

肯尼亚

基蒂先生

毛里塔尼亚

乌尔德·穆卢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萨弗隆丘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恩吉内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卡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
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LX-2332 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四年
七月二十二日。

盼望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下午四时零五分会议开始

追悼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将军

主席：我深信我是反映理事会成员们的心情，向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及人民和它的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我们哀悼阿根廷共和国总统胡安·庇隆将军在本月一日逝世。作为理事会中的拉丁美洲代表和与阿根廷共和国有密切关系的兄弟国家秘鲁的代表，请让我向本世纪内我们的大陆上最杰出的政治人物之一致敬，他多年来一直自居于今天称为第三世界的伟大天地，因而是发展中国家已经获得胜利或仍在进行中的许多重要斗争的先锋。

向离任的主席致谢

主席：在我们开始审议今天的议程之前，我愿代表安全理事会为毛里塔尼亚代表哈桑大使于六月份担任主席时所做的重大服务表示谢意。我欣愿在记录中载明我们对他在主持理事会的非正式协商和公开辩论时的非凡智慧、机敏和礼貌的激赏。

通过议程

议程获得通过。

塞浦路斯的局势

- (a)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秘书长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334)
- (b)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335)

主席：我收到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代表今天的来信，在信中他们要求根据

宪章的有关条款和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的规定，参加理事会议程上这项问题的讨论，但无表决权。如果无人反对，我提议根据理事会的通常惯例和议事规则邀请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代表就理事会议席，以便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塞浦路斯代表罗西德斯先生，土耳其代表奥尔查伊先生和希腊代表梅加洛科诺莫斯先生在安全理事会议席上就座。

主席：这次会议是应理事会所收到的第 S/11334 号文件中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秘书长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和理事会所收到的第 S/11335 号文件中同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要求而召开的。这两个文件都已列入我们的议程。

我的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是秘书长，我现在请他发言。

秘书长：主席先生，正如我今晨在给你的信中所说明的，我请求你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以便向理事会报告从我的特别代表和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合国驻塞部队）司令官处所得有关该岛最近事态发展的消息。

理事会各成员记得，理事会于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第一件决议中要求秘书长随时向理事会报告。我觉得目前的局势极需要由我提出这种报告。理事会各成员也注意到塞浦路斯常驻代表同时亦要求理事会召开会议。

我于七月十五日清晨，从在尼科西亚的特别代表及联合国驻塞部队司令官处得到消息，证实在塞浦路斯发生事变的报告。局势仍然混乱不明，但是，各种迹象显示国民警卫队已发动政变，反对马卡里奥斯总统。有的无线电广播报道说马卡里奥斯总统已死。但是这种报道未经联合国驻塞部队证实，后经证明不确。

七月十五日上午一时正，驻塞部队司令官命令联合国驻塞部队人员执行全岛警戒，并加倍放哨。

联合国驻塞部队报告，说土裔塞人方面的情况保持平静，其领导方面在采取各种不同的安全措施后，指示土裔塞人完全避免介入。

特别代表也将七月十五日中午塞浦路斯广播公司宣布国民警卫队已取得塞浦路斯权力的特别新闻广播的全文递送给我。

七月十五日纽约时间正午左右，我又收到特别代表的来电，报告我说联合国驻塞部队利马索尔区司令官向他报告说，帕福斯主教通知他，主教本人收到马卡里奥斯总统的无线电消息，请他送一个信息给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要该代表请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特别代表补充说他不能辨明该消息的真伪，尤其是无法辨明是否由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发出。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觉得有责任将这个信息转达塞浦路斯常驻代表，同时说明联合国驻塞部队无法辨明其真伪。

七月十五日晨，我与安全理事会主席讨论过这种局势，并将我当时所有的消息转达。

鉴于上述发展的极端严重性，我昨日致电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总理，强调我的深切关注，并加强指出塞浦路斯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重要性。我更促请他们尽力克制，并避免采取任何足以引起进一步暴行的行动。两电全文已分别发表。我今天早上收到希腊总理的复电，亦已公布。土耳其大使又通知我，说土耳其政府的答复正在途中。

大家记得，联合国驻塞部队的任务是以塞浦路斯两个社区间的冲突为范围，因此，联合国驻塞部队部署于这两个社区之间的对抗线上。为此，联合国驻塞部队对于目前发生战斗的大部分地区未能作直接的观察。目前的战斗与其中一个社区内的争夺有关，不是发生在希裔塞人社区和土裔塞人社区间的对抗线上。

七月十五日黄昏，我收到特别代表的进一步报告。据报马卡里奥斯总统未死，并曾向塞浦路斯人民广播一项消息。尼科西亚和全岛的局势仍是混乱不明。机场已为国民警卫队控制。塞浦路斯广播公司的设施也在国民警卫队手中，并为“救国政府”播放声明。

电讯大厦已由国民警卫队占领，在其控制下的一切对内对外通讯全被切断。据报总统府已被烧毁。早上在利马索尔、帕福斯和法马古斯塔等地都有射击。土

联合国驻塞部队已在全面警戒，其所有检查点都已流入军队。联合国驻塞部队仍继续与登克塔希副总统和他的属员奥雷克先生的接触，特别代表更促请他们鼓励土裔塞人社区保持镇静。

七月十五日当地时间下午五时十五分，联合国驻塞部队高级顾问和参谋长拜访了奥雷克先生，后者答允尽其所能以维持土裔塞人社区的镇静。但是，他补充说该社区对事态的发展深切关注，并深恐或将遭受攻击。在该次会谈时，在副总统办事处附近可以听到射击的声音。

联合国驻塞部队的两位官员随后又过访土耳其大使馆参赞。后者抱怨说有包括迫击炮在内的重武器向土耳其国家特遣队营地的方向射击，一个营地的电力被切断。联合国驻塞部队的官员说目前虽有困难，但是他们将设法补救这个局势。

随后，特别代表和驻塞部队司令官向登克塔希副总统简报了当日的事态发展，并得到他的保证，将尽其所能，以求土裔社区能保持克制。

特别代表和驻塞部队司令官又应邀过访了土耳其大使因汉，经他告知有关土耳其国家特遣队营地附近所发生的射击。大使要求驻塞部队司令官立刻向国民警卫队方面进行干涉，防止再有任何事件。

普雷姆·钱德少将立刻在卫士护送下前去设在阿萨拉萨的国民警卫队总部，并在下午八时三十分拜见了国民警卫队的代理司令官。驻塞部队司令官提出了目前的四件重大事情：

- (a) 据土耳其大使说，有迫击炮弹射入在格涅利的土耳其国家特遣队的地区；
- (b) 据报有人向尼科西亚土裔塞人地区方面射击；
- (c) 一架联合国驻塞部队的直升机被射击的事实；
- (d) 联合国驻塞部队根据其任务规定享有充分活动自由的重要性；竖有旗帜的联合国车辆或带有联合国驻塞部队证件的人员在其执行与社区间局势有关的活动时不应被截停或受到其他干扰。

国民警卫队代理司令官说，已经对其部队严令不得向土耳其国家特遣队或土裔塞人区域射击；如发生任何此种射击，都是意外的及遗憾的。将再严令防止再有任何此种射击。并说联合国驻塞部队直升机被射击事也是意外，但将发出指令以防再有此事。最后，国民警卫队代理司令官保证将发出指令不得干扰联合国驻塞部队的活动。

七月十五至十六日的夜间，部队司令官报告在尼科西亚，法马古斯塔，拉尔纳卡，利马索尔和凯里尼亚等地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射击。

据未证实的报道，单在尼科西亚一地的战斗已造成 20 至 30 人死亡，100 人受伤。

联合国驻塞部队保持全面警戒。所有驻塞部队的人员都安全，亦无伤亡。

七月十五日下午九时正，我收到特别代表一份报告，说联合国驻塞部队帕福斯区司令官已见到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后者请特别代表于次日和他会见——就是昨天请他在今日会见。今天（七月十六日）上午十时正，特别代表和驻塞部队司令官在帕福斯见到大主教。

他的主要请求是，安全理事会应尽快开会。他又请特别代表转告我，向一切和塞浦路斯友好的国家呼吁，协助塞浦路斯保持其独立和主权。我已将这次会谈的内容转告塞浦路斯常驻代表。

当联合国驻塞部队的两位官员于下午十二时三十分返抵其尼科西亚总部时，他们收到消息，说大主教正设法离开帕福斯。随后据报他要求联合国加以保护。鉴于这样的情况，我授权联合国驻塞部队在人道立场上给予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此种保护。同时我收到消息，说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已离开该岛。

我一直深切关注塞浦路斯最近的事态发展。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特别关系到塞浦路斯两个社区之间的冲突，因之该部队不能卷入其中一个社区的内部事务中，但是，象过去两天来所发生的那种暴力动乱的影响，会很容易地超出一个社区的范围。在这种情形发生时，就成为联合国驻塞部队依照任务规定

所须直接关注的事项。正如前面的报告所反映的，联合国驻塞部队正尽其所能，防止现有的暴行引起新的社区间冲突。此外，从塞浦路斯问题的意义而言，这种事件对更广泛范围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为了所有这些原因，并鉴于安全理事会对塞浦路斯问题所负的责任，我感到有责任在今天向理事会提出这个报告。

主席：我谢谢秘书长所作十分重要的讲话。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塞浦路斯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罗西德斯先生（塞浦路斯）：目前这个事件十分特殊：一大群从希腊到来训练和指挥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的军官，在塞浦路斯策动了政变。国民警卫队是在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发生的纠纷之后建立起来的。这些军官本应遵循塞浦路斯政府的指示，为国民警卫队服务，但是事实上他们完全接受雅典的指挥。塞浦路斯政府和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并没有在军事上干涉这种来自雅典的指示。

但是，这群军官——人数很可观，有650人——的所作所为越来越有害于塞浦路斯的和平。现在看来，他们从事颠覆宣传已有好一段日子了。政府没有把这当作严重的事情看待，也不认为需要采取行动。但是情况越来越坏，越来越危险，到了不能再容忍的地步，因此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便写了一封信给希腊总统吉锡基斯。在那封七月二日的信中，他要求——他有权利这样做——把650名军官全体召离塞浦路斯。信中列出了要求召离军官的理由，而且有充分证据支持这些理由。

还在等待关于这个要求的答复的时候，突然间，就象一种答复一样，发生了刚才秘书长已经讲过的那些严重事件。

国民警卫队是塞浦路斯的军事力量。队员都是塞浦路斯人，但是除了最低级的一些之外，所有军官都是从希腊来的，而且受希腊指挥。

自从一九六四年的纠纷之后，联合国就介入塞浦路斯，努力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事实上，自一九六三年以来，塞浦路斯一直就是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一个项目。从一九六四年直到今日，联合国都在为塞浦路斯操心。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的决议设立了联合国部队，该部队依照决议所规定的任务在塞浦路斯活动。和这种维持和平的努力相伴行的是通过调解寻求和平的努力。维持塞浦路斯和平的工作做得非常成功，实际上是联合国最成功的维持和平行动中的一个。寻求和平的努力，经过一个调解的阶段——这些我不必在这里多说了一之后，采取了社区间会谈，地方性会谈的形式。社区间的会谈始于一九六八年，并在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参与、希腊和土耳其的两个宪政专家出席的情形下重新展开。

所以，塞浦路斯有关各方的共同意见是努力通过和平的方法，以谈判来解决问题。这种努力一直有进展。虽然有时候碰到困难，却有满意的进展，以致在上次会议上，参加了会议的新任秘书长特别代表布克曼先生发表声明说有令人充满希望的迹象。

这种平衡的发展，这种遵照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决议走向协议的解决方法的和平进展，被秘书长刚才所说的暴力行动打断了。突然间，火海浴血，大量坦克辗上了塞浦路斯的街道，进攻没有武装的人民和一些警察。我已经讲过，这次军事干涉行动是在塞浦路斯总统如上述要求召离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的外国军官分子之后发生的。我说“外国”军官，因为塞浦路斯是一个独立的、分别的国家。

秘书长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已经发生的事件，但是我们还不知道这些事件的全部真相，因为在这次预谋的政变中，所有的通讯都被切断了，消息很难传出来。

情况就是这样。其实也不必多说：全世界的新闻界都很清楚，在塞浦路斯发生了什么事。在欧洲各国的首都和这里都有报道。我国总统现在正在马耳他，相信他正准备前来纽约。照现在的情形来看，仅根据已知的事实，安全理事会也很明显地有责任采取行动。

按照我已经提过的安全理事会决议成立的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之一是制止战斗，并协助维持和恢复法律和秩序，恢复正常状态。当然，在通过那个决议的时候，它所指的是希裔塞人和土裔塞人之间的纠纷，然而现在的流血和战斗破坏了法律和秩序，必然会影响依照决议而产生的进展。因此，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有责任采取建设性的行动，以求防止情况恶化。

所以，安全理事会的这次会议并不是为了要采取新的步骤，派遣维持和平部队到塞浦路斯，而是要加强和扩大它的努力，以应付新的情况。我相信，如果联合国部队只作壁上观，而不采取行动，便违背了宪章的原则和联合国的宗旨，也违反了防止塞浦路斯情况恶化的愿望。由于宪章受到触犯，塞浦路斯情况的恶化必然会导致不能预料的后果，影响国际间的和平和安全。因此，在目前的阶段，我在这个问题上不再多述。

但是我要指出，在现阶段，根据安全理事会已经得到的消息，可以看出，发生了广泛的流血，战斗也在继续进行中，因此，达成一个停火和制止外来军事人员干涉塞浦路斯内政的决议，是极为重要的。原本得到塞浦路斯政府同意驻在那里的那些军官——马卡里奥斯总统于七月二日致希腊总统的信已经从那天起收回了这项同意——应当撤离该岛，使岛上的情况在原本存在的现状的基础上回复安宁、和平和正常状态。原有的现状是有关各方的共同意见认可的，应当根据那个现状，继续举行会谈，以解决问题。

我不必再赘述这样的事实：塞浦路斯唯一合法的和民选的总统，是塞浦路斯的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这是不容置疑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相信我们今天必须达成一个决议，通过停火来制止战斗和流血，并保障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外国的军事干涉。

萨弗隆丘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首先，容许我恭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尊敬和重要职务。我也深深感谢上一

任的主席，毛里求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极为有效和成功地主持了理事会在六月中的会议。

今天，安全理事会联合国秘书长阿尔德海姆先生和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罗西德斯大使的要求下，召开会议。审议塞浦路斯在受到外国势力干涉下所造成的严重局势，这种局势危害到塞浦路斯的独立，也危害到该地区的国际和平和安全。情况急迫，理事会必须采取最紧急的措施，保卫联合国会员国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

众所周知，所发生的事情是一个武装叛乱企图用暴力推翻以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为首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合法政府。马卡里奥斯是由人民在自由表示意愿的情况下选出来担任总统的。这些事件是由外国势力的赤裸干涉造成的，他们用尽种种的方法，阻止塞浦路斯实现和平的解决，故意地和别怀用心地煽动该国国内的情绪。塞浦路斯今天发生的事情不能和在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中服务的希腊军官多年来所进行的有系统颠覆活动分离开来。这些军官就带头领导今天的叛乱。

几天前，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由于这些希腊军官的反政府活动，曾要求把他们撤离塞浦路斯的领土。在他致给希腊总统吉锡基斯先生的信中——塞浦路斯代表曾在会上提到这封信，而信件的内容已经由塞浦路斯国家领导人加以公布——他要求希腊政府召回在塞浦路斯共和国国民警卫队中服务的所有希腊军官。马卡里奥斯在信中公开指控雅典支持和领导一个名为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第二期）的秘密恐怖组织，并图谋害他的生命。

马卡里奥斯总统所警告过的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七月十五日的早晨，希腊武装人员——希腊政府必须对他们的行动负起责任——公然武装攻击塞浦路斯共和国合法的政府，反对他们合法选出来的总统，破坏塞浦路斯国家的主权和政治独立。

全世界都知道，阴谋推翻以马卡里奥斯总统为首的塞浦路斯合法政府的线索，是一直牵连到岛外的，跟那些长期以来密谋破坏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并致力于把塞浦路斯合并入希腊的势力有密切关系。塞浦路斯的反政府叛乱——希腊军

事人员和希腊政府必须负全责——不能不被看成为一种公然藐视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规则的行径。

希腊武装干涉塞浦路斯内政的行径，严重地威胁该地以及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全。希腊政府倘若继续这种干涉的行径，就意味着它自负一切可能后果的严重责任。苏联明确地谴责由外国势力组织的反对塞浦路斯共和国——一个主权国家及联合国会员国——合法政府的武装叛乱。

在关于这问题的七月十六日塔斯社声明中称：

“苏联人民明确地谴责在塞浦路斯由外国势力组织的反对该国合法政府的武装叛乱。该国唯一的政府是根据人民意愿选出来的马卡里奥斯总统的政府。苏联人民完全支持那些在塞浦路斯这个困难时刻中抵抗叛军的人。

“塔斯社授权宣布，苏联认为塞浦路斯的反政府叛乱——希腊军事人员应负这个责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这些行径足以引起严重的国际纠纷。

塔斯社续称：

“苏联政府方面期望希腊政府将立即停止对塞浦路斯这个主权国和联合国会员国的内政的公然干涉。希腊政府倘若继续这种干涉行径，就意味着他自负一切可能后果的严重责任。

“据苏联消息灵通人士称，苏联政府正连同希腊和土耳其政府，以及与苏联同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政府采取适当的步骤。”

安全理事会作为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主要机构，考虑到局势的严重情况，应该紧急地采取必须的决定性措施，以便立刻结束希腊军人武装干涉塞浦路斯内政的行径，并使希腊军事人员立即撤离塞浦路斯的领土。因此，我们完全支持塞浦路斯代表在此地提出的建议和要求。情况急迫，安全理事会采取紧急和决定性的行动，对于塞浦路斯这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主权、自由和独立，极关重要。

主席：我多谢苏联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发言人名单的下一位是土耳其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主席先生，能参加你主持的安全理事会会议是我的荣幸。我要感谢你和理事会各成员使我有机会出席这个会议。

安全理事会又在可以说是戏剧性的，如果不是悲剧性的情势里，集会讨论塞浦路斯的最新发展；几分钟前秘书长已经非常动人地说明了这些发展。

土耳其抱着不幸而言中的感想，眼看它关于希腊对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图的最悲观的预测已经被证实了；这次是通过似乎是在雅典发动，和在塞浦路斯的希腊军队支持下进行的政变，由岛上最坏的分子同谋共犯，国际报刊对之已经详细地用坦白而且精彩的词句加以描述。这些分子誓图将塞浦路斯并入希腊，并且也从来不隐瞒他们激烈的反土耳其情绪。

希腊的干涉——因为它的确是干涉——是对希腊、土耳其和联合王国共同签订的条约和协定所赋予希腊的权利的重大违反。此外，在数目上远超过国际协定所规定的希腊军队一直是岛上土耳其社会所严重关切的因素，也是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不稳定的一个原因。推动这次干涉并且进行这次政变的就是这些希腊军队。

我不想详细讨论对希腊军队驻在塞浦路斯以及它在该岛上进行的非法活动所作的奇怪解释。我要把它留给理事会各理事国去作适当的结论。不过，我必须强调，希腊人对希腊人的暴行，在过去几天里，呈现在全世界眼前的这种杀害同胞的暴行，对迄今还不能了解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面对希腊人的不安全感和缺乏信心的人们应该是一种警告。

正如同理事会逐字记录所证明的，土耳其一向坚持并宣告它爱护基于在法律前人人平等以及有关该岛和构成塞浦路斯人口的两个社区的政治前途的责任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及领土完整。

我曾经在此地说过，事实上土耳其社区是塞浦路斯独立的唯一保证。我没有预料到在极短的时间内，事态的发展就证实了我说过的话。在现有情况下，塞浦

路斯唯一具有合法宪法基础的机构就是土裔塞人行政当局，它通过秘书长代表和联合国驻塞部队当局，继续同联合国保持着联合国各项决议，尤其是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的决议的精神和文字所规定的唯一合法的关系。土裔塞人行政当局现在同希裔塞人行政当局比以前更见脱离了。

土耳其政府认为，联合国应该当作优先事项来保证在可能的范围内把已经被严重破坏，以致有害土耳其社区的均势恢复起来，并且保证为此目的有效地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禁止任何武器、部队或弹药非法运入塞浦路斯。因为现在驻在塞浦路斯的希腊特遣队中的一部分依照一九六〇年的协定正在作定期换防，所以这件事就显得更为迫切。对该项行动的严格监督也就更为必要。

如果要使有关土耳其社区的权利和合法利益的秩序和安全略有获得维持的任何可能，就必须采取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措施。

愿意依照苏黎世和伦敦协定保证塞浦路斯的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土耳其，非常了解它的权利和岛上土耳其社区的权利极有根据，所以，尽管有秘书长已经提过的某些挑衅行为发生，仍然沉着而且具有决心地注意塞浦路斯的发展。它要再一次宣布它愿意为和平解决该岛问题尽力。同时，土耳其还要不容有丝毫疑问地表示它要保卫其经由国际协定规定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以及保卫塞浦路斯的土耳其社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的意向。由于过去二十四小时内的事件终于显示给全世界的阴谋所造成的情况，土耳其社区在过去十多年来遭受了种种苦难。

我保留必要时再作发言的权利。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理事会主席。我也要表示赞同你对你的前任，六月间曾经特别杰出地主持理事会的毛里塔尼亚的哈桑大使的赞扬。

我也要表示赞同你对最近去世的前庇隆总统这位杰出的人物的颂赞，以及你对我们的朋友，奥尔蒂斯·德罗萨斯大使的悼词。

安全理事会又一次集会讨论塞浦路斯问题。可是，我们今天是在特别戏剧化的而且在那个年青的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情况里开会。这些情况已经促使欧洲共同体的九个会员国一起审议该岛的情况。九国政府经过今天在巴黎进行的协商之后，已经就一项表示它们共同立场的公报全文达成了协议；我现在要以七月一日以后担任欧洲共同体主席的一个国家的代表的身份，向理事会提出这项公报，其原文如下：

“共同体九个会员国政府已就塞浦路斯情势进行了协商，并要表示它们热切关怀严重威胁到东地中海稳定的事件。它们重申它们信守塞浦路斯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并反对任何有损该岛的干预和干涉行为。它们已经要求法国总统将它们的共同立场通知有关各国外交大臣。”

我保留在适当时机依照在这次辩论过程中可能收到的进一步情报，为表达我国政府特定意见再作发言的权利。

主席：我感谢法国代表对我说的极为客气的话。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在讨论所审议的问题之前，请让我象别人说过的一样，表示祝贺你担任七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

也请让我象别人一样，对你的前任，毛里塔尼亚大使，表示敬意。

我国代表团感谢秘书长已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目前的作用和他如何期望该部队在新情况中执行任务通知了理事会。理事会本次会议的目的是要把过去两天内在塞浦路斯发生的实情告诉理事会，而且实际上是告诉全世界，这正是我们愿意赞同的目的。

英国政府同塞浦路斯具有非常特殊的关系。如同人们都知道的，多年来，我们在历史上同该岛具有密切的关系。塞浦路斯是国协的一个成员国；马卡里奥斯总统自己实际上是国协的高级政府首脑。请让我说，当我们知道他仍旧健在的时

候，我们极感安慰，而且也觉得受到鼓舞。

理事会各成员可能愿意知道在今天较早的时候，马卡里奥斯总统已经乘坐一架英国飞机经由一个英国主权所及的基地区域离开了塞浦路斯；这是出乎他本人的要求。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大臣今天在下议院里宣布，马卡里奥斯总统曾经要求准许他进入在塞浦路斯岛上的阿克罗蒂里基地，我们已经接受他的要求。

我了解现在的情况是，马卡里奥斯总统正在马耳他；我相信，报告此事的声明已于纽约时间今天下午四时三十分在马耳他发表了。如果如同塞浦路斯大使告诉我们的，马卡里奥斯总统的确正在前来纽约的途中，我认为，理事会的明智之举似乎应该是等马卡里奥斯总统来到之后，看他说些什么，他本人希望我们采取什么行动，以及他对在今天之前都是他管辖的岛上所发生的情况的看法如何。

昨天和今天所发生的事件严重打击了我们在塞浦路斯实现和平及安全的目标。实地的情况仍旧极不明确。可是不幸已经证实的是马卡里奥斯总统的政府已遭到军队的攻击，而他却是该国选出来的领袖。那里已有人流血，也有人遭难；我确信，这是我们大家都极为惋惜的事。可是，我们还不知道全部事实。不过，现在的情况显然是高度爆炸性的，这不仅对塞浦路斯本身是如此，对地中海整个区域的和平可能也是如此。它威胁到整个联合国维持该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工作，也需要表现出极高的政治家作风和节制。

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试图分摊最后的责任而且估定最后的罪过，我认为显然是错误的。以后可能这样做，不过，只有在我们确实知道所发生的事件和谁煽动它的时候，才能如此。如果最后证明这次政变是外国干涉所引起的，那么，我们全体就要谴责它。可是，坦白地说，今天还不能够达到这种最后判断。

英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六小时内一直同其他有关国家的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连系。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大臣曾经强调，目前的情况具有极大的危险性，而且尽快恢复和平极为重要；他今天在下议院中已经详细说明了这些意见交换的行动。我不知道我可否引述他的一段说法，外交大臣在谈到希腊政府时说过：

“我只能再度强调，我们认为：该国政府执行并实现他们就对塞浦路斯的态度所做的声明是最重要的事。如果他们这样做，造成紧张的原因就会比现在所看到的大大地减少。”

可是，在缺乏明确情报的情况下，我认为理事会现在不宜打算决定战斗的确实原因或如同我所说的，分摊最后的罪过。今天我们在主要工作应该是设法避免该地区和平所面临的危险，并保全过去十多年来在该地区进行的国际和平工作。我们盼望有关各方，特别是希腊和土耳其政府，能够表现出政治家的作风及节制。

请让我表示，我们当然赞同法国大使代表欧洲共同体所作的发言。

我们深信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在确保避免两社区间的暴力行为方面继续发挥作用。我希望象我们一样关心恢复平静与为持久和平继续工作的其他代表团将会参加这个呼吁。我也希望今天下午发言的人将会了解，他们今天发言节制一点，就可能会使明天死亡的人数少一些。

主席： 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说的极客气的话。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希腊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梅加洛科诺莫斯先生（希腊）： 主席先生，首先我愿感谢你和理事会各成员让我国代表团就正在讨论的这个项目发言。我要求发言的唯一目的就是，按照我国政府的指示，强烈而明确地驳斥今天下午在这个会议室内一些代表团所作的一切指称。

必须说明我感到由衷的遗憾，由于无法预见的奇怪命运，我国代表团不得不答复我个人对他非常衷心尊重的罗西德斯大使。我国政府认为昨天在塞浦路斯发生，今天仍在继续中的事件，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内政问题，我国政府除了以敏锐而且完全正当的关心注视局势的发展以外，与事件的起源或激发原因，没有任何关连。希腊政府的政策，已在这个会议室内多次表明过，仍然保持不变。

正如今天早上希腊总理给秘书长的电文中所重申的，我国政府仍然深信一切有关方面应该维持并尊重塞浦路斯的领土完整和独立，以及该共和国的单一性。

有些代表团说许多希腊军官扮演了主要角色。我知道某些新闻传播工具正在就所声称的希腊军官在塞浦路斯的作为，进行恶意宣传。我国代表团要在此强调，所有这些匆促发布的指称都是毫无根据的。我也必须强调那些急于就塞浦路斯发生的事件，毫无证据地指控希腊政府的人们所没有提到的一点。

我不打算深入讨论这件事，但是我要指明塞浦路斯的国民警卫队约有10,000人，他们全是塞浦路斯人，并且这个部队的军官并不全是希腊人，有许多军官是希裔塞人。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再多说了，但那些指控我国政府的人还忘了国民警卫队完全受塞浦路斯政府管辖，并由该政府负责，因此是一支仅受塞浦路斯共和国统辖的清一色塞浦路斯部队。

如果还需要的话，这又是一个理由来重申并得出塞浦路斯事件完全是该共和国的内政问题的结论。

斯卡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十分惋惜破坏了塞浦路斯岛上脆弱的平衡的暴乱。不幸这样的暴乱和流血事件经常影响这个共和国的命运。

我们非常专注地听取了秘书长关于那里最近发展的报告。我确信我们大家都对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仍然健在并且未受拘禁同感安慰。不幸，关于塞浦路斯正在演变的局势，我们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事，这个时候很难看清到底理事会是否能够，如何能够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们继续支持塞浦路斯的独立、领土完整和现有的宪法安排。我们促请所有其他国家支持同样的政策。我们特别要促请一切有关方面施行最大的自制和政治家风度，并避免任何可能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

主席：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罗西德斯先生（塞浦路斯）： 我要求发言答复我的同事和朋友希腊代表所作的声明。

希腊代表说塞浦路斯的国民警卫队完全受政府管辖。 不是的。 政府有权管辖国民警卫队，但是，如我对理事会的发言中说过的，政府并没有干涉雅典对这个军队的指挥。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在马卡里奥斯总统给希腊总统的信中，不得不写：“请不要忘记国民警卫队是塞浦路斯军队，不是希腊军队。 因此应该受塞浦路斯政府管辖。” 这种管辖至今还没有施行过，但现在我要求你召回所有这些军官。”

就连塞浦路斯总统的这个要求，都没有得到那些实际控制这个部队的人的同意。有塞浦路斯籍的军官，但是他们的入数很少，等级很低。 塞浦路斯完全没有指挥权。 这就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七月二日的信中所抱怨的事。 这封信似乎引起了怨恨。

我愿就另一方面加以评论。 这事与安全理事会的一些最卓越的代表们所说的话有关，请容许我表示不同意。 我指的是当战斗和流血正在发生，当有很大程度的侵犯人权的行为时，安全理事会还这样迟迟不愿通过任何关于停火的决议的这种观念。 对不住，我必须说我认为这似乎既不符合宪章的原则，又不符合联合国的宗旨。 不管细节如何，不管应该归罪于“甲”，还是归罪于“乙”，都必须制止战斗。 这是当安全理事会在战斗仍然在进行中的局势下开会时最先也是最高的责任。 而在塞浦路斯，战斗正在继续中。 据最近的报道，坦克正向帕福斯推进，在那里有坚强的抵抗。 我们预见今天有更多的流血和战斗，有更多的生命牺牲。 这不能用一句“我们需要知道所有的详情”的声明而忽略过去。 要制止流血不需要知道详情。 这是一个一般原则的问题。 今天是塞浦路斯，明天也许是另一个国家。 一方面战斗和流血仍在进行，一方面安全理事会休会的情形，我们已经看得太多了。

今天我借此机会把这个问题向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提出来。 当一件有关流血和人权的问题向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提出时，不能容许找机会规避决议的行为。

安全理事会的任何成员，仅仅借口需要更多的详情，而建议或附议理事会休会，让战斗和流血继续下去，都是不合理的。这些详情完全不会影响到制止战斗和流血的必要。因为，不管详情如何，不管决定是谁的罪过，在任何情形下都必须制止战斗。这是我敬向理事会提出的意见。

主席：本次会议的发言名单上没有别的名字了。因此我打算休会。安全理事会下一次会议将继续审议这个项目，日期和时间将在理事会各成员和其他有关代表团进行适当协商后宣布。

下午五时三十分散会